



郁離子

□ 13
2966
2止



門口 13
第 2966
2



郁離子卷之下

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

學士誠意伯青田劉基著

甌粵鄭能拙鄉校刊

天地之盜第八

郁離子曰人天地之盜也天地善生盜之者無禁惟聖人
為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攘其功而歸諸己非徒發其藏
取其物而已也庶人不知焉不能執其權用其力而遏其
機逆其氣暴天其生息使天地無所施其功則其出也匱
而盜斯竊矣故上古之善盜者莫伏羲神農氏若也惇其

有商子
典庸其禮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則既奪其權而執之矣
於是教民以盜其力以爲吾用春而種秋而收逐其時而
利其生高而宮卑而池水而舟風而帆曲取之無遺焉而
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故曰惟聖人爲能知盜執
其權用其力非徒取其物發其藏而已也惟天地之善生
而後能容焉非聖人之善盜而各以其所欲取之則物盡
而藏竭天地亦無如之何矣是故天地之盜息而人之盜
起不極不止也然則何以制之曰遏其人盜而通其爲天
地之盜斯可矣

公儀子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爲圃乎沃其壤平其畦

通其風且疏其水潦而施藝植焉宥隆乾濕各隨其物產
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後擷之相其豐瘠取其
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根擷已而溉蔬忘其擷於是庖且充
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
生幾何而入于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爲君憂之
○楚使芋叔爲尹課上最楚王大悅視陵切諸朝孫叔敖
仰天大笑三噎而三頓楚王不懌曰令尹有不足於寡人
與盍教之而廷耻寡人竊爲令尹不取也孫叔敖對曰臣
之里人有洿池以爲利者吳行人過楚見其魚鼈之物也
謂之曰我善漁臣之里人喜爲之具罔罟舟楫資其行則

趨而之其池曰我於是乎漁臣之里人蹙然曰吾惟子能
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若是則吾固有之矣而焉用子爲
哉今楚國之民莫非王民矣芋叔之尹申也不聞有令政
以來隣國之民而多取諸王之固有以最其課是剗王之
股以啗王也則王之左右皆能之矣不惟是夫也今王朝
群臣而譴之群臣不佞由是而度王心則相率而慕效之
以爲敵國驅是社稷之憂也楚主曰善哉乃黜芋叔下令
國中曰下邑之大夫有效芋叔剗吾民以最課者服上刑
楚人大悅三年而伯諸侯
艾大夫曰民不可使佚也民佚則不可使也故曰有事以

勤之則易治矣郁離子曰是術也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
使民也義而公時而度同其欲不隱其情故民之從之也
如手足之從心而奚恃於術乎今子之民知畏而不知慕
知免而不知競而子之所用者無非培克之吏所行者無
非朝四暮三之術也子以爲人不知之而不知人皆知之
也故子以是施諸民民亦以是應諸子上下之情交隱矣
子徒見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離也見其外而不察其
心者也故自喜以是爲得計而不思惡勞欲逸人志所同
是故先王之養民也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惡今子反之
庸非罔乎上罔下則不親下罔上則不孫不孫不親亂之

蘊也。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子爲司直，乃不循先王之舊章，而以罔教。僕實不敢與聞，大夫雖慙，不能改也。
郁離子謂艾大夫曰：子以爲以力毒人，而人不言，怨者其畏威也乎？懷德也乎？大夫曰：亦畏威而已矣。郁離子曰：吾始以爲夫子莫之知也，而今而後知，夫子非莫之知也。夫子以鉤距擿雜切投也，又他歷切。民隱羅其財，以供公，非得已也。夫子之心，人知之也，而夫子之所任，則非能以夫子之心爲心者也。是以民免而弗子懷也。詩云：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又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今茲備矣，而民不言，是

怨不在口，而在腹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若藥之在礮匹免切，未有火以發之也。夫子而今知之矣，能無虞乎？韓非子爲政于韓，且十年，韓貴人死於汰者無完家。於是韓多曠官，王謂公叔曰：寡人欲用人，而韓之羣臣舉無足官者，若之何？公叔對曰：王知夫種樹乎？臣家國東郊，世業種樹，樹之材者，松柏效舍切，桔栢可以爲棟梁，種之必三丑成反五十年而後成，其下者爲檉河柳也，柳樸橄種之，則生不過爲薪，故以日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以歲計之，則薪之利一，而棟梁之利百，臣俱種之，世享其利，是以富甲於韓國，臣鄰之寡吏，急慕而思效之，植松柏不能三

年不待其成而輒伐之，以為常僅足以朝夕食無餘也。今君之用入也，不待其老成至於不克負荷而輒以汰戕之。棟梁之材竭矣，一朝而屋壞，臣恐束薪不足以支之也。郁離子曰：虎之力於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無之，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於虎也，無怪矣。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敵百，雖猛不必勝，故人之為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其為人獲而寢處其皮也，何

足怪哉！
省敵第九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敵者，亾。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可敵也。故善省敵者，不使人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我之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為能以我之敵敵，是故敵不敵而天下服。
郁離子曰：水赴壑，鳥赴林，蠅赴臭，不驅而自至者也。而奚以召之哉？利者衆之所逐，名者衆之所爭，而德者衆之所歸也。是皆足以聚天下者也。故聚天下者，其猶的乎？夫的也者，衆矢之所射，衆志之所集也。堯舜以仁義為的，而天

存齋
卷下
下之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爲之均之、不使其爭逐也、及其至也、九州來同、四夷鄉風、穆穆雍雍、以入于其的之中、桀紂以淫欲爲的、而天下之不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私諸其人、及其窮也、諸侯百姓相與操弓注矢的其躬而射之、是故不能仁義而爲天下者的者、禍也、故秦之未帝也、天下莫彊焉、及其吞六國而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下並起和之、莫不以秦爲辭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亾、以其先自王以爲秦兵之的也、故曰不爲事先動而輒隨者、不爲的而已矣、昔者秦攻韓、上黨上黨之守馮亭、以上黨歸于趙、趙人受之、是以有長平之

敗趙國幾亾、夫秦之所欲取者、上黨也、兵之所加、不選其韓與趙也、惟上黨之所在耳、介山之草木何罪、而焚乎、于推之所在也、是故辭禍有道、辭其的而已矣、秦惡楚而善於齊、王剪帥師伐楚、田璆謂齊王曰、盍救諸齊王曰、秦王與吾交善而救楚、是絕秦也、鄒克曰、楚非秦敵也、必亾、不如起師以助秦、猶可以爲德、而固其交、田璆曰、不然、秦虎狼也、天下之彊國六、秦已取其四、所存者齊與楚耳、譬如摘果、先近而後遠、其所來取者、力未至也、其能終留之乎、今秦豈誠惡楚而愛齊也、齊楚若合、猶足以敵秦、以地言之、則楚近而齊遠、遠交而近攻、秦之宿計也、

故將伐楚先善齊以絕其援然後專其力於楚楚亡齊其能獨存乎諺有之曰攢矢而折之不若分而折之之易也此秦之已效計也楚國朝亡齊必夕亡秦果滅楚而遂伐齊滅之齊滅之孽搖之虛有鳥焉一身而九頭得食則八頭皆爭呀然而相銜灑血飛毛食不得入咽而九頭皆傷海鳥觀而笑之曰而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于一腹乎而奚其爭也晉平公作琴大絃與小絃同使師曠調之終日而不能成聲公怪之師曠曰夫琴大絃為君小絃為臣大小異能合而成聲無相奪倫陰陽乃和今君同之失其統矣夫豈瞽

師所能調哉為根有諸於王而影翼奇並雲王故夫千無支祈與河伯鬪以天吳為元帥相抑氏副之江疑飛雲列缺御雷奉逢起風箒音平號行雨蛟蟬音善鯨鯨激波濤而前驅者三百朋遂北至于碣石東及呂梁河伯大駭欲走靈姑胥止之曰不如且戰不捷而走未晚也乃謀元帥靈姑胥曰曩負可河伯曰天吳八首八足而相抑氏九頭實佐之雷風雨雲之神各專其能以衛中堅蛟龍鯨鯨莫不尾劍口鑿鱗鋒鬚鏘掉首推山捷鬚倒淵而豈曩負所敢當哉靈姑胥曰此臣之所以舉曩負也夫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三軍之耳目齊于一人故耳齊則聰目齊則明心

齊則一萬夫一力天下無敵今天吳之頭八而副之者又
九其頭臣聞人心之神聚于耳目目多則視惑耳多則聽
惑今以二將之心而御其耳目六十有八則已不能無惑
矣加以雲雷風雨之師各負其能而畢欲逞焉其孰能一
之故惟最負為足以當之最負之寡寡不可以智誘威脅
而謀激也而其志有必至破之必矣乃使最負帥九變以
伐之大捷故曰衆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獨決也
常羊學射于屠龍子朱屠龍子朱曰若欲聞射道乎楚王
田于雲夢使虞人起禽而射之禽發鹿出于王左麋出于
王右王引弓欲射有鵠拂王旃而過翼若垂雲王注矢于

月不知其所射養叔進曰臣之射也置一葉于百步之外
而射之十發而十中如使置十葉焉則中不中非臣所能
必矣
郁離子曰多能者鮮精多慮者鮮決故志不一則厖厖則
散散則潰潰然罔知其所定是故明生于一禽鳥之無知
而能知人之所不知者一也人為物之靈而多欲以昏之
反禽獸之不如養其枝而枯其根者也嗚呼人能一其心
何不如之有哉
粵工善用舟越王用之良命廩人給上食粵之治舟者宗
之歲餘言于粵王曰臣不惟能造舟而又能操舟王信之

雋李之役風干五湖溺焉越人皆憐之郁離子曰是畫古畫文蛇而為之足者之類也人無問智慧惟知止則功完而不毀故以子胥之賢而不免焉夫子胥之入吳也圖報其父兄之讐而已矣及其入郢而鞭平王足矣夫復何求哉乃不忝而沉其身不知止也人無問之靈而不知止也郁離子曰水鴉翔而大風作穴蟻徙而陰雨零豈其知之獨覺哉惟其所願欲莫切於飽與安也故孜孜以候之氣將來而必知惟其心之專也是故知音曠音濼者莫如農知水州者莫如馬知寒暑者莫如蟲故以刑守闔以鞅聽樂取其專也魯人有善言易者百家之訓詰疏義無不誦而

記之命之卜則不中吳有醫與之談脈證必析而請其治疾無不愈者故曰誠則明矣水鴉之知風穴蟻之知雨誠也屠龍子與都黎奕都黎數敗館人憐而助之又敗觀者皆愕胥助焉從者請之曰吾聞寡不敵衆彼方鳩羣知吾憂子之不勝以圯前勞也屠龍子弗應坐而奕如故都黎乃大敗不能支助者相顧皆失色執子以訴使復之俱弗敢矣從者喜曰神矣哉夫子之奕也屠龍子曰未也子不觀夫鬪獸乎天獸虎為猛今以虎鬪虎則獨虎之不勝多虎也明矣以狐鬪虎則雖千狐其能勝一虎哉多愈見其自

亂也。昔者六國合從以擯秦，辯士之為秦者以連衡喻之。六國果不勝，如辯士言，今者之夾猶是也。吾嘗行于野，見兩頭之蛇，其首一東而一西，二首相製，終日不能離其處。吾觀而悲焉，故為巨室者，工雖多，必有大匠焉；非其畫不敢裁也；操巨舟者，人雖多，必有柁師焉；非其指不敢行也。故視聽專而事不僨，是故四海之民聽于一君，則定；百萬之師聽于一將，則勝。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以不潰；於成雖使奕秋為之，猶當敗也。而況非奕秋者乎？吾何憚焉！

虞孚第十

虞孚問治生于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割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鬻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常於吳商，知吳人尚飾多漆，工漆於吳為上貨，吾見賣漆者煮漆葉之膏以和漆，其利倍而人不知也。虞孚聞之喜，如其言取漆葉煮為膏，亦數百甕，與其漆俱載以入於吳。時吳與越惡，越賈不通，吳人方艱漆，吳僧聞有漆喜而逆諸郊道，以入吳國，勞而舍諸私館，視其漆甚良也。約且夕以金幣來取漆，虞孚大喜，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俟。及期，吳會至，視漆之封識，新疑之，謂虞孚請改約期。二十日至，則其漆皆敗矣。虞孚不能歸，遂丐而死于吳。

若石隱于冥山之陰有虎恒蹲以窺其藩若石帥其人晝
 夜警日出而殷鉦之盈日入而燎燿宵則振鐸以望植棘
 樹墉坎山谷以守卒歲虎不能獲一日而虎歿若石
 喜自以為虎歿無毒已者矣於是弛其機撤其備垣壞而
 不脩藩決而不理無何有羆救朱逐麋來止其室之隈聞
 其牛羊豕之聲而入食焉若石不知其為羆也叱之不走
 投之以塊羆人立而爪之斃君子謂若石知一而不知二
 宜其及也尚論齊魯新文吳為士竟吾見賈新書
 郁離子居山夜有狸取其雞追之弗及明日從者獲黃絡
 其入之所以雞狸來而繫焉身縲而口足猶在雞且掠且

奪之至死弗肯舍也郁離子歎曰人之死貨利者其亦猶
 是也夫宋人有為邑而以賂致訟者士師鞠之隱弗承掠
 焉隱如故吏謂之曰承則罪有數不承則掠矣胡不擇其
 輕終弗承以死且死呼其子私之曰善保若貨是吾以死
 易之者人皆笑之則亦與狸奚異焉其言以顯其大
 蹶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田于龜隱取其原為稻而隱為
 梁其友謂之曰梁喜九稻喜隱而子反心失其性矣其何
 以能獲弗聽積十年而倉無儲乃視于其友之田莫不不
 所言以獲乃拜曰子知悔矣既而商于汶上必相貨之急
 於時者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輒不

獲市其友又謂之曰善賈者收入所不爭時來利必倍此
自圭之所以富也弗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
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他日以船入于海要其友與偕其
汎濫而東歸于巨淵其友曰是歸塘也在且不可復又弗
聽則入于大壑之中九年得化鯤之濤噓之以還比還而
髮盡白形如枯腊人無識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
天而矢之曰予所不悔者有如且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
何及乎人謂蹶叔三悔以沒齒不如不悔之無憂也其
齊人有好詬食者每食必詬其僕至壞器投匕箸無空日
館人厭之忍不言將行■贈之以狗曰是能逐禽不腴以

贈予行二十里而食食而召狗與之食狗嗥而後食且食
而且嗥主人詬苟溝胡邁
二切罵也于上而狗嗥于下每食必如之
一日其僕失笑而後覺郁離子曰夫人必自悔而後人侮
之又曰飲食人則人賤之斯人之謂矣
黔中仕于齊以好賄黜而困謂豢龍先生曰小人今而痛
懲于賄矣惟先生憐而進之又黜豢龍先生曰昔者玄石
好酒爲酒困五藏熏灼肌骨蒸煮如烈百藥不能救三日
而後釋謂其人曰吾今而後知酒可以喪人也吾不敢復
飲矣居不能閱月同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明日而
五之又明日十之又明日而大醺音照忘其欲死矣故猶不

能無食魚雞不能無食虫犬不能無食臭性之所就不能
絕也。不道聞且同於至日結實之故而二角出則日而
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艸聞啾啾之聲發之而得雉則又
翳之冀其重獲也明日往聆焉啾啾之聲如初發之而得
蛇傷其手以斃郁離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為大戒者也
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
伏也則微倖以為常是故失意之事恒生於其所得意惟
其見利而不見害知存而不知亡也。人心自利而於人計
犁冥之梁父之山得碼碯焉以為美玉而售之人曰是碼
碯也石之似玉者也若以玉價售徒貽人笑且卒不能售

胡不實之雖不足爾欲售矣弗信則抱而入海將之燕適
海有怪濤舟師大怖徧索于舟之人曰是必舟有寶而龍
欲之耳有則亟獻之無惜胥沒矣犁冥撫膺而哭問其
故曰予實有重寶今將獻之不能不悲耳索而視之碼碯
也舟師啞然恣其怖而笑曰龍宮無子不能識此寶也
姑蘓之城圍吳王使太宰伯嚭皮上聲發民以戰民訴曰王
日飲而不虞寇使我至于此乃弗自省而驅予戰戰而死
父母妻子皆無所托幸而勝敵又不云予功其奚以戰
宰嚭以告王請行賞王恚不發請許以大夫之秩王顧有
難色王孫雄曰姑許之寇退與不與在我王乃使太宰嚭

布令或曰王好詐必誑我國人亦曰姑許之寇至戰不戰
在我於是王乘城鳴夷子皮處躍而鼓之薄諸閭闔之門
吳人不戰太宰嚭帥左右扶王以登臺請成弗許王伏劍
泰伯之國遂亡

鄭之鄙人學爲蓋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爲
桔槔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爲蓋爲未
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爲兵則老矣郁
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少非人之
所能爲也天也藝事由己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
非己也故粵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二年皆傷于澇人謂

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
其獲則償所歉而贏焉故曰早斯具舟熱斯具裘天下之
名言也

孤丘之野人世農農由之入儉恒思易其業而未有加於
農者其舅之子騶于邑大夫歸而華其衣見而企焉遂棄
農而往爲騶其主曰汝自欲耳余弗汝逐也三年而不返
則汝之田與廬吾當使他人營之無悔也音几曲而辭
曰唯越三年而其所事者物故欲復歸而田與廬皆易入
矣故主憐而召之而其同里皆疾其亡故而違常也遂惡
不敢復而塗殍焉或以語郁離子郁離子曰古稱良農不

為水旱輟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正謂此也
吳人有養猿于籠十年憐而放之信宿而輒歸曰未遠乎
昇與居而舍諸太谷猿久籠而忘其翼遂無所得食鳴而
死是以古人慎失業也

郁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微倖之人不可與定國
多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擾微倖之人其心汰其敗也
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惟其微倖也而
後忌憚之夫集焉逢迎之夫道其猜而掩其明忌憚
之夫盈其欲而厲其暴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而決其所
不當決敗而後悔奚及哉

天道第十一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
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鳥鳶
多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鳥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
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
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豎立者
寇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寇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
天以為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為惡乎抑天不能制物
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
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

有商三
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
惡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
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於子矣

郁離子曰蠶吐絲而爲繭以自衛也卒以烹其身而其所以
賈禍者乃其所自作以自衛之物也蠶亦愚矣哉蠶不
能自育而托於人以育也託人以育其生則竭其力戕其
身以爲人用也弗過人奪物之所自衛者爲己之用又戕
其生而不恤甚矣而曰天生物以養人人何厚物何薄也
人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育天下之物則其
奪諸物以自用也亦弗過不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

之宜崑蚩焉與物同行而曰天地之生物以養我也則其
獲罪於天地也大矣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
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懣者思嚏吾聞之畜
極則洩悶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
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
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
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
何靈因人而靈夫著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
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

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榭
昔日之瓊甃玉樹也露蒼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
螢火昔日之金釭蒸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
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
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
開者讎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
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爲

郁離子曰氣者道之毒藥也情者性之鋒刃也知其爲毒
藥鋒刃而憑之以行者欲使之也嗚呼天與人神靈者也
而皆不能不爲欲所使使氣與情得以逞其能而性與道

反隨其所如徃造化至此亦幾乎窮矣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消然而泣之沾其
袖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沾歿而莫
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夫子
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尹者古之
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愧耻若撻于市
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
夫子誠過矣伊尹得湯而相之湯以七十里之國爲政于
天下有民人焉有兵甲焉而用之執征伐之權以爲天下
君而伊尹爲之師故得志而弗爲伊尹耻之今夫子羈旅

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爲而悲哉且吾聞之
民天之赤子也永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
愛之則必爲之求善牧矣今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
知牧天弗使牧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
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嗟奈何郁離子歸絕
口不談世事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
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
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
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

數聖人以筭竊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
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
藏而天之所閱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日不知而
日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牧豎第十二

項羽既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徂丘先生自齊之楚牧
豎請見曰先生曷之往先生曰我將見楚王牧豎曰先生
布衣也而見楚王亦有說乎先生曰楚王起草萊爲天下
除暴秦分封諸侯而爲盟主我將勸之以仁義之道帝王
之事牧豎曰善哉先生之盛心也其若楚國之勳舊何徂

丘先生不悅曰、小人亦有知乎、是非若所及也、牧豶日、臣
牧豶者也、家貧無豶而為人牧豶、豶蕃則主人喜而厚其
傭、不則反之、故臣之牧豶也、舒舒焉詰朝而放之、使其蹄
躅于叢灌之中、鼻糞壤而食腥穢、藉朽翳蒼蒼、負塗以
游、則皆由由然不苦牧而獲主人之驩、以不後臣之傭、臣
西家之子慕利而求其術、臣靳欲專之、弗以告也、西家子
不能蕃其豶、主人怪之、恒不足其傭、於是為豶作寢處、為
高其垣、潔其槽、且而出之、日未入而收之、擇草以食之、不
使啖穢臭、豶弗得逸、則皆亾之、野主人怒而逐之、今楚國
之休戚、臣皆豶也、豶得其志則王喜、不得其志則王不喜、

矣、遑恤乎其他、而先生欲使之易其心、以行子之道、幸而
弗聽、先生之福也、其或聽焉、而不待其終、則先生之策未
效、而先亾、王豶王必怒、昔者衛鞅以帝王之道說秦孝公、
終日不入耳、及以伯術語之、曾未移時、不覺其膝之前、何
哉、彼功利之君、鮮不務近而忽遠、故非堯禹不可與言道
德、非湯武不可與謀仁義、今楚王何如人哉、其所與立功
業、計政事者、非適戍之刑徒、則殺人之亾命也、攘攘其心
而炎炎其欲者也、而欲與之論道德、行仁義、是何異於被
鹿麋以冠裳、而使與人同飲食哉、王非此不可也、無乃抗
先生之神、而無益於道乎、且先生之德、不如仲尼、猶膏壤

也仲尼歷聘諸侯卒棲棲而無合然後厄於匡困于宋饑于陳蔡之間幾不免焉今楚王之威非直孔子之時諸侯大夫比也先生之行臣竊惑焉君子謂但丘先生有救時之心而不如牧豨之識事勢也

夷門之癭音影人頭没于脚音狎而癭代為之元口目鼻耳

俱不能為用郢封人憐而為之割之人曰癭不可割也弗

聽卒割之信宿而死國人尤為辭曰吾知去其害耳今雖

死癭亦凶矣國人掩口而退他日有惡春申君之尊者欲

言于楚王使殺之荀卿聞之曰是不亦割癭之類乎春申

君之用楚非一日矣楚國之人知有春申君而已春申君

去則楚隨之是子又欲教王以割癭也

郁離子曰鳥鳴之不必有凶鵲鳴之不必有慶是人之所

識也今而有焉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喜亦莫

不惡之也有鵲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憂亦莫

不悅之也豈惟常人哉雖哲士亦不能免矣何哉寧非以

其聲與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為忠而不能卒不厭諛言人

皆知其為邪而不能卒不惑故知直言之為藥石而有益

于已然後果於能聽知諛言之為痲疾而有害于已然後

果於能不聽是皆怵于其身之利害而然也是故善為忠

者必因其利害而道之善為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

惟能灼見利害之實者為能辨人言之忠與邪也人欲求其心之惑當於其聞焉鵠之鳴也識之
郁離子與客汎于彭蠡之澤風雲不興白日朗昭平湖若砥魚蝦之出沒皆見鼎如也豁如也左之右之無不可者客曰有是哉汎之樂也吾得託此以終其身焉足矣已而山之雲出如縷不頃刻而翳日風然薄石而偃木鼓穹
噤五感而雷九淵輪旋而箕簸焉客蹙丑甚不能立俯而噦於月伏而不敢仰視神逝魄奪如灰日吾往矣吾終身不敢復來矣郁離子曰世事亦若是也夫千乘之君坐朝而臨羣臣受言接詞鮮不温温然一朝而怒莫敢嬰其鋒

其何以異於水乎天下之久安也人恬不知患謂之傲不信而歿於夢寐者亾限也無亦知汎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乎慎兢觀于吕梁見其觸石而煦沫也曳足而走曰吾何為冒是哉沒齒而不涉君子以為知畏其賢於海賈遠矣故三峽之驚湍望而知其能覆舟也而蹈之以歿者不有其生者也知汎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者未嘗知險者也故曰暴虎馮河歿而無悔者聖人不與也言其知禍而弗避也
司城子之圍人之子食鱖胡溝而歿弗哭司城子問之曰父與子有愛乎曰何為其無愛也司城子曰然則

爾之子死而弗哭何也對曰臣聞之死生有命知命者不
苟歿鯀鯀毒魚也食之者死夫人莫不知也而必食以死
是爲尸腹而輕其生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司城子愀然歎
曰好賄之毒其猶食鯀鯀乎今之役役者無非尸腹之徒
也而不知圉人之弗子也甚矣

瑕丘子既說秦王歸而有矜色謂慎子曰人皆謂秦王如
虎不可觸也今僕已摩其須拍其肩矣慎子曰善哉先生
天下之獨步也然吾嘗聞赤城之山有石梁五仞徑尺而
龜背其下維千丈之谷縣泉沃之濕蘚被焉無藤蘿以爲
援也有野人負薪而越之不留趾而遠觀者皆喑喑或謂

之曰是石梁也人不能越惟若能越之得匪有仙骨乎使
還而復之其人立而睨之則足搖而不能舉目運而不能
矚今子之說秦王是未觀夫石梁之險者也是故過瞿唐
而不慄者未嘗驚於水者也視狴音陞狂而不憚者未嘗中
於法者也使先生而再二之則亦無辭以教僕矣
芻毗音毗之市見市子之騶而都也慕之顧無所得馬歸而
惋形于色一夕乃夢騎樂甚寤而與其友言之其友憐而
與俱適市僦馬與之騎以如陌馬見書而風嘶而馳騶皮筆
反又音秘然而驤音結然而若鳧芻毗抱鞍而號旋于馬腹
之下馬躍而過之頭入于泥尺有咫其友馳救之免歸而

謂其子曰知命者有大戒惟慎無乘馬而已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汰激茲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
 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操之急抑
 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則死退則死進退
 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夫人之有欲
 如嬰兒之欲乳也吾力不足以遏之而又不能舒徐以開
 之季曲以道之乃欲以一介之微挫其鋒於頃刻是何異
 乎以唾滅火以輒捍刃也哉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日人而
 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及其見陽虎也則應之曰諾吾將仕
 矣而不與之爭也陳恒弑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與之辨也夫如是何激之
 有哉是故鯀堙洪水禹乃導而疏之然後地平天成之功
 不在鯀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
 楚俗尚鬼鬼實弗神也而其巫謀神之乃陰構于邑俠請
 以其利共邑俠以其情通于國俠故得悉聞有司之事與
 訟獄之勝負驗如響有不用巫言則事之已右者必左已
 左者必右於是楚人之奉巫過於奉王令寧違王禁而不
 敢違巫言王聞之怒命司馬戮巫而禁其祠國人大噪相
 與為譌五伐反言於是楚旱民皆以咎王羣小巫竝起為
 謹遍國中皆稱鬼王與令尹謀盡殺巫以問熊羆父熊蟄

鬼恐當
作祠

父曰是激也未可夫民愚而溺於禍福彼方與用鬼而吾驟遇之未竟其所望而謂吾佛其情必怨夫怨起於微而積者也十家之邑一日不能戶無事而況楚國乎有事莫不譏女患切諸鬼則莫不倚鬼以尤王其奚以禦之不如因而尤之小人能講竹由切禍而不避尤尤而後昭其詐則不戶說而喻然後明正其法蔑敢違矣乃命君巫推一大巫以主鬼而復其祠國有事亦請焉而大選縣公平庶獄寬征役絕請謁黜貪墨國邑之俠皆屏跡巫言多不中民始懈會鄙有西師王集其國老以祈巫巫不得先聞而失其辭王以詰國老國老愕弗能對乃尸巫而焚鬼無一人敢

復言鬼

公孫無人第十三
柳下惠之弟跖盜于魯魯人患之公孫無人謂展季曰舜父瞽瞍而象舜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有諸展季惻然無以應明日而之盜跖盜跖環甲兵以自衛揖其兄以入還而坐揚揚然問曰聖人之聚人有道乎展季曰有請問之曰太上以德其次以政其下以財德久則懷政弛則散財盡則離故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財者使也致君子莫如德致小人莫如財可以君子可以小人則道之以政引其善而遏其惡聖人兼此三者而弗顯其本末則天下之

下維子

二五

民無不聚矣盜跖怫然曰我之聚人也異於是驅之以白刃漬之以赤血從我者與之其不從我者屠之燒焚其室廬芟剪其妻孥蕪其土田割其恩愛斷絕其顧念使之不奪不食舍我奚適吾將以是橫行于天下而非若長者之迂也展季啞然而返曰始吾謂人無不肖皆異於禽獸由今觀之殆不若矣遂隱于柳下而別其族曰柳下氏

黠蒲墨 人養猴衣之衣而教之舞規旋矩折應律合節巴童觀而妬之耻已之不如也思所以敗之乃袖茅粟以往遙張而猴出衆賓凝眙左右皆躡節巴童怡五利然揮袖而出其茅粟擲之地猴褫衣而爭之翻壺而倒案黠人呵

之不能禁大沮郁離子曰今之以不制之師戰者蠢然而蟻集見物則爭趨之其何異於猴哉

王夫之曰心異而異

郁離子曰人莫不親其父母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親其父母也莫不愛其子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愛其子也故有殺人之父母與子而不顧者及其父母與子之歿則不堪其悲是其良心之未泯猶可道而之善也人有不能孝於父母而鍾愛其子者不思父母之於已亦猶已之於子也是其良心雖泯而猶有存者亦未至于不可道而之善也是故聖人立教因其善端而道之使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生

之者天地父母而成之者君師也不然名雖曰人與禽獸何別焉

熊蟄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漆汁以飲之可乎曰不可育魚于池而患獺則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司馬發司馬發極人力之所至務盡收以為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不足以為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患敵寇之未弭也而用樂和樂和說士卒以標掠見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之知也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毒池水以禁獺哉王如不寤吾恐民非

民而國非王國矣

石羊先生倚楹而嘆曰嗚呼予何為其生乎人皆娒娒

我獨離離人皆養養我獨困困謂天之棄之乎則比人

為有知謂天之顧之乎則何為使予生於此時時乎命乎

我獨于罹東乎西乎南乎北乎吾安所歸獨不如魚與鱉

乎潛居于坻又不如鴻與鴈乎揮羽而飛何不使之為土

為石乎而彊生以四肢又何不使之冥冥木木不知痛痒

以保其真乎而予之以致寇之貨陷之以不測之機於是

悲風振天四野淒涼浮雲不行霰雪交零日月為之無光

七日

郁離子曰：小人其猶膏乎？觀其皎而澤，瑩而媚，若可親也。忽然染之，則膩不可濯矣。故小人之未得志也，尾尾焉；一朝而得志也，岸岸焉。尾尾以求之，岸岸以居之。見于聲形于色，欲人之知也。如弗及，是故君子疾夫尾尾者。岐山之鷹，既化為鳩，羽毛爪嘴皆鳩矣。飛翔于林木之間，見群羽族之獲，子公然集也。趨他歷然忘其身之為鳩也。應然而鷹鳴焉。群鳥皆翕伏，久之有鳥翳薄而闕之，見其爪嘴羽毛皆鳩而非鷹也。則出而噪之，鳩舍皇無所措，欲鬪則爪與嘴皆無用，乃竦身入于灌，鳥呼其朋而逐之。大困。郁離子曰：鷹天下之鷲鳥也，而化為鳩，則既失所恃矣。又

鳴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也。

莒比離公城莒，視絳都。正輿大夫諫曰：晉天下之大國也，而作絳都三年，然後成。民猶弗堪，而況於莒乎？在會爾國於晉不百一，以一企百，何異乎以羔服象乘乎？且城成而與守者，民也。悉莒國之人，不直晉一邑，而矧敢視絳都。有事焉，民集于一隅，三則否矣。乃損而參之，盡役其老幼，五年而不畢。楚師伐之，民不戰而潰。君子謂莒比離公之智不如螻蟻，計其徒之多寡，以作室，有戒則徙，徙各執其事，有蟻者，負其蟻，無相以也。今為國而不量其力，不

郁離子曰食主于療饑其功在飽而甘旨不與焉衣主于禦寒其功在煖而華飾不與焉飽煖主也甘旨華飾客也言文而不信行詭而不實是專事為客而亾其主也是猶構九成之樓而以竹柱也嗚呼人之於事也能辨識其何者為主何者為客而不失其權度則亦庶幾乎寡悔矣夫○屠龍子失馬而治廐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肱而學醫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國而後歸為五伯越王勾踐棲于會稽而後滅夫差作諸侯長知武子囚于楚而後歸相晉侯光復先君之業孫子則足而後為大國帥破軍斬將威動天下伍子胥喪家出奔而後入郢復其父

兄之讐范雎折脅拉齒棄于篋中而後相秦斬魏齊此三君四大夫者方其逃奔困厄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荻落葉同腐土壤而一旦光輝煥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其甘於危亾而自棄也則亦已矣如七月之旱禾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穡與若以為晚而遂棄之田卒荒矣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齊宣王與盼普覓切子游于囿出鳥獸魚鱉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猴猿沼處其魚鱉而澤處其鴻鴈乎王曰然

盼子曰王必以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猴猿稻粱飽其鴻鴈
雞鶩飽其狐狸乎王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猴
猿一日無果鴻鴈一日無稻粱狐狸一日無雞鶩則王能
安之乎王曰不能也今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猴猿而山
林處鴻鴈魚鱉則王能馴之乎王曰不能也日然則王之
所以處鳥獸魚鱉無不得其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
以報王矣今濟與洸鬪河濟洸泗同溢民庶流離無人以
拯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侵車東至阿無人以禦之
臣請舉虎瀛溥之閒海溢水冒于城郭無人以疏之臣請
舉鯨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偷鼠竊乘時而興無人以治

之臣請舉狐戎卒相持千里餽餉禾黍不登倉廩空竭無
人以理之臣請舉鴈禮典違闕紀法失守敵國使至無人
以應之臣請舉猴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辟無人以
明之臣請舉猿力本無貲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人以闢
之臣請舉狸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變色盼子曰
王無怪也臣以為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為山林沼澤不惜
人食以養禽獸者為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可則
必於入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
者也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
之所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微纆音墨範之以

王之策音短度疆之以其所不能追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之事者非圖舖籓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共治齊國是何異乎築枯籓以防水鑽朽木以取火哉於是宜玉豁然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盼子以為相齊國大疆秦楚致羈盼子之力也

蛇蠍第十四

楚人有見蛇蠍而必殺之者又有曲為之容而惟恐人之傷之者或曰斯二者孰是郁離子曰其亦殺之者是而容之者非耳或曰人有害於人傷成而受罪律也今蛇與蠍

未嘗傷人而輒殺之不已甚乎郁離子曰是非若所及也夫人與物之輕重較然殊矣蟲蛇之無知而欲以待人者待之不亦惑乎昔者周公命庭氏射妖鳥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又命若天歷切簇氏掌覆妖鳥之巢著為典訓故孫叔敖見兩頭之蛇殺而埋之其母以為陰德君子不非焉況毒入之蟲中之者不灰則瘦而曰必待其傷成而後可殺是以人命同於蟲蛇其失輕重之倫不亦甚哉近世之為異端者以殺物為有罪報而大小善惡無所別故見惡物而曲為之容私於其身為之而不顧其為人之害其操心之不仁可見吾故曰是非若所及也

有陰
吳王夫差與羣臣夜飲有鴟其記切鳴于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為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為不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為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聞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己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己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為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此

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以為不祥則慮而先為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屈子謂楚襄王曰王之所以愛靳尚者謂其善任使令與夫國王國民王民也靳子有事焉非王言不獲是楚人之聽于一靳子也以王故然則靳子無王不可也而王亦何賴于靳子哉今王委國靳子食不由靳子則不其于口衣不由靳子則不安于體出號令不由靳子則王心惘然以為不足臣竊惑焉昔商王受之任蜚廉惡來輩也惟王之所欲而奉之揣王之心度王之意多方以迎合自以為大

忠於王而不知爲王集天下之怒牧野之聚王亾而身與
之俱亦何益哉今斬子不鑿往轍而王蠱是裕王忱有德
今則斬子收其恩曰余實爲之民弗堪命則曰余將若王
何利究于下而怨歸于上臣恐楚國之非王國也襄王大
怒放屈子于湘江之源屈子太楚楚乃大弱于秦
熊蟄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宋宋主
雖問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於楚王而先生或
言焉或不言焉無乃異乎熊蟄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鐘
縣矣和之以琴瑟間之以笙磬合止祝敬然後八音諧而
蕭韶成矣今有陳箏筑笛缶間以鑊鉞和以羯鼓雖有鳴

球磬筦其可以雜奏乎是故雷不鳴于啓蟄而鳴于日至
則天道變雞不鳴于嚮晨而鳴于宵中則人聽惑
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
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
秦以苛政困民漢主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傷人
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
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
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
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且弱以消愚者
化而從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

以大權使無辜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讐而服事焉
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背貪夫悍客
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
世主弗寤也悲夫或曰然則舞干羽而苗格非與曰甚哉
俗儒之格于文以誤天下也舜典曰竄三苗于三危又曰
分北三苗夫竄與分北皆非撫納降附之詞也則豈因其
來格而遂為之哉非人情也聖人豈為之必也以兵臨之
而後分北其來格者安之頑不俊者竄之耳又況干羽非
特文舞則非且誕敷文德而遂弛其伐苗之謀明矣臯陶
曰苗頑弗即工帝念哉念茲在茲則有虞之君臣不頃刻

而忘苗可想而見豈若後世衰微偷惰之君臣以姑息為
幸而以勸賢之爵祿勸天下之大慙哉音隊
盜讐以如匹之鉤係八尺之絲鉤牛舌而牽之宵夜而牛
隨之行莫之違也故世之善盜牛者稱讐焉郁離子曰是
所謂盜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機而運之蔑不從矣石
羊先生曰此古人制盜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盜用之矣
因與勿析土而農耨不勝其草因併雜以焚之禾滅而草
生如初勿兩存焉粟則化而為稂稻化為稗胥顧以餒乃
俱訴于后稷曰穀之種非良問而言其故后稷曰是女罪
也夫穀由人而生成者也不自植也故水泉動而治其

靈雨降而播其種，太么蟾鳴而芸其草，糞壤以肥之，泉流以滋之，其耨也，刪其非類，不使傷其根，其植也，相其土宜，不使失其性，潦疏噴手但溉舉，不違時，然後可以望有秋。今女不師諸先民，而率由乃心，以遏天生，乃弗懲爾躬，歸咎于種之非良，其庸有愈乎？

汪罔之國人長，其脛骨過丈，捕獸以為食，獸伏則不能俯而取，恒饑焉。焦非焦僂魚彫之國人短，其足三寸，捕蝮以為食，蝮飛則不能仰而取，亦恒饑焉。皆訴于帝媯。帝媯曰：吾之分大塊以造女也，雖形有巨細，而耳鼻口目，頭腹手足，心肝腑臟，毛孔骨節，無彼此之多寡也。長則用其長，短則用其短，不可損也，亦不可益也。若核之有仁，么乎？其微而根幹枝葉莫不具矣。若卵之有殼，塊乎？其冥而羽毛嘴爪無不該矣。今女欲為核之仁乎？卵之殼乎？是在女矣，非吾所能與也。

則用其短，不可損也，亦不可益也。若核之有仁，么乎？其微而根幹枝葉莫不具矣。若卵之有殼，塊乎？其冥而羽毛嘴爪無不該矣。今女欲為核之仁乎？卵之殼乎？是在女矣，非吾所能與也。

神仙第十五

趙音韋問于羅離子，奇曰：或稱神仙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之？曰：以物請問之，曰：狐獸也，老楓木也，而皆能怪變，人物之靈，夫奚為不能怪變？故神仙人之變怪者也，怪可有不可常是，故天下希焉。曰：神仙不歿乎？曰：歿，曰：何以知之？曰：天以其氣分而為物，人其一物也，天下之物異形，則所

有商一
受殊矣脩短厚薄各從其形生則定矣惟神仙為能有其
受而為能加之故物之大者一天而無一天者衆物之共
父也神仙人也亦予之一也能超乎其羣而不能超其父
也夫如是而後元氣得以長為之主不然則非天矣
郁離子曰貪與廉相反而貪為惡德貪果可有乎匹夫貪
以亾其身卿大夫貪以亾其家邦君貪以亾其國與天下
是皆不知貪者也知貪者其惟聖人乎聖人之於仁義道
德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
足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是故文王周公孔子
皆大聖人也文王視民如傷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以夜繼日坐而待旦孔子曰吾
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貪於仁義道德若是哉故以其
貪貨財金玉之心而貪仁義道德則昏可明狂可哲而人
弗能也故於貨財金玉則貪而於仁義道德則廉遂使天
下之人專名貪為惡德而惡之則小人之罪也
管豹問曰人死而為鬼有諸郁離子曰是不可以一定言
之也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
于今幾千萬年生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
無死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
執也既死矣而又皆為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

故曰人死而皆爲鬼者因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魂離其魄而未遂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火之著木然魂其燄體其炭也人死之鬼復歸于氣猶火之滅也其燄安在哉故人之受氣以爲形也猶酌海于盃也及其死而復于氣也猶傾其盃水而歸諸海也惡得而恒專之以爲鬼哉曰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虛乎曰是則同氣相感之妙也是故方珠向日可以得水金燧向日可以得火此理之可見者也虞琴彈而薰風生夔樂奏而鳳皇來聲氣之應不虛也故鬼可以有可以無者也子孝而致其誠則其鬼由感而生否則虛矣

故廟則人鬼享孝誠之所致也不然先王繼絕世以復明祀豈其鬼長存而餒乃至此而復食耶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爲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福之月而致齋以邀祥焉滿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曰若是乎鬼神之渺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神聰明而正直者也惟其聰明也故無蔽焉惟其正直也故無私焉無蔽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媚也今擇其按罪錫福之辰而致齋焉是欺之也焚香炳燭朝夕稽叩拜跪是媚之也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媚而況於聰明正直之鬼神乎今之致齋者非濫官污吏姦胥悍

卒即市井豪儉及巨商大賈之為富而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降之祥乎降之禍乎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

郁離子觀于嶽祠悵然嘆曰悲哉先主之道隱而鬼神亦受人之誣也而況于人乎管羽問曰何也郁離子曰若不聞聖人之言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不享非禮之祭也今也又從而為之祠形其神而配以妃不亦誣且褻乎夫人之生歿有天命焉福善禍淫天之道也使誠有鬼司之猶當奉若帝命其敢受非禮之祈而淫縱其禍福於其所不當得者乎而祠以私之是以濁世之鄙夫待鬼

神也其不敬孰大焉

海島之夷人好鯉得蝦蟹螺蛤皆生食之以食客不食則啾焉裸壤之國不衣見冠裳則駭及而走以避五谿之蠻羞蜜啣而珍桂蠹貢以為方物不受則疑以逃郁離子曰世之抱一隅之聞見者何莫非是哉是故衆醉惡醒衆貪惡廉衆淫惡貞衆汚惡潔衆枉惡直衆惰惡勤衆佞惡忠衆私惡公衆慢惡禮猶鴟鴞之見人而嚇也故中國以夷狄為寇而夷狄亦以中國之師為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虎逐麋麋奔而闕乎崖躍焉虎亦躍而從之俱墜以死郁離子曰麋之躍於崖也不得已也前有崖而後有虎進退必墜也故退而得虎則有死而無生之冀進而躍焉雖必墜萬一有無望之生亦愈於坐而食於虎者也若虎則進與退皆在我無不得已也而隨以俱墜何哉麋雖死而與虎俱亡使不躍于崖則不能致虎之俱亡也雖虎之冥麋之計得哉嗚呼若虎可以為貪而暴者之永鑒矣

晉鄭之閒有蹊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奕不勝則齧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蓋亦反而思之乎弗喻卒病蹊而久郁離子曰是亦可以為鑒矣夫民猶鵠也射之者我

也行得其道則中矣兵猶子也行之者我也行得其道則勝矣致之無藝用之無法至於不若人而不勝其憤恚非所當恚焉得而不死

郁離子曰今有人焉坐高堂之上指使臧獲則不得其心者十恒七八不得其心而怒叱左右恚之色與聲並厲左右承顏而接言懼其怒之將已遷也而亦以厲出之受指使者不知吾怒之所在則倉惶而愈亂愈不得於吾心則吾之怒愈加出愈厲承顏而接言者亦不知吾怒之所在以意度意愈甚而愈吾違故小怒則小違大怒則大違雖以劍挺臨之不能使之得吾心也是故君子之使人也量

能以任之、揣力而勞之、用其長而避其缺、振其怠而提其
 蹶、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責之、引其所不能、而不
 以我之所能尤之、誨之循循出之、申申不震、不暴匪怒、伊
 教夫如是、然後懲之、而不敢懲、刑之、而不敢怨、詩曰、豈第
 君子、民之父母、如是斯可以為民之父母矣。

秦起兵欲攻周、國人皆不與、應侯謂秦昭王曰、臣之里公
 孫弗忌、弱其鄰之老、而謀食飲之、衷其徒、謂之曰、彼子鄰
 之叟也、富而嗇、吾將與若往、食飲之、其徒曰、彼雖富而甚
 嗇、其奚以食飲之、曰、我且盜之、其徒皆愀然、明日又欲往、
 其徒曰、子之謀鄙、盍更諸、曰、我將脅而取之、其弗從者半、

弗果往、他日又曰、請以貨先為之、市具禮、召主人而醕、醉
 之多、取物而日稽其直、且速其子弟、以為常、不數歲、吾將
 竭其藏、何如其徒皆欣然從之、夫三言者、其以不道取諸
 人均也、而有從不從焉者、避其名也、今周天下之共主也、
 無桀紂之惡、無辭而攻之、誰甘受其名、臣固知國人之不
 與也。

郁離子曰、樹天下之怨者、惟其重已、而輕人也、所重在此、
 所輕在彼、故常自處其利、而遺人以不利、高其智、以下人
 之能、而不顧夫重已、輕人、人情之所同也、我欲然、彼亦欲
 然、求其欲、弗得、則爭、故爭之、弗能、而甘心、以上人者、勢有

所不至力有所不足也非夫人之本心也勢至力足而有
所不爲然後爲盛德之人雖不求重于人而天下之人莫
得而輕之是謂不求而自至今人有僥倖自任者矜其能
以驕有不自已出則不問是非皆以爲未當發言盈庭則
畏之者唯唯外之者默默焉然後揚揚乎自以爲得而不
知以其身爲怨海亦奚益哉昔者智伯之亾也惟其以五
賢陵人也人知笑智伯而不知檢其身使亾國敗家接踵
相繼亦獨何哉

唐蒙與薜荔俱生于松樸之下相與謀所麗唐蒙曰樸不
材木也蒼而繁松根石髓而生伏苓是惟百藥之君神農
之雨師食之以僊其膏入土是爲琥珀爰與冰玉琅玕同
爲重寶其幹聳壑而于霄其枝樛流其葉扶疎爰有百樂
絃篴之音吾舍是無以麗矣薜荔曰信美然由僕觀之不
如樸矣夫美之所在則人之所趨也故山有金則鑿石有
玉則黝澤有魚則竭藪有禽則雉今以百尺稍雲之木不
生于窮塗絕谷人跡不到之地而挺然于衆覲而又曰有
茯苓焉有琥珀焉吾知其戕不久矣乃襲而附于樸鑽蝨
蟪之穴以入其條纏其心而出焉於是樸之葉不生而柯
枚音梅條榦悉屬于薜荔中虛而外皮索繹如也歲餘齊王
使匠石取其松以爲雪宮之梁唐蒙歿而薜荔與樸如故

○荆人有畏鬼者聞槁葉之落與蛇鼠之行莫不以爲鬼也盜知之於是宵窺其垣作鬼音惴弗敢睨也若是者四五然後入其室空其藏焉或併之曰鬼實取之也中心惑而陰然之無何其宅果有鬼由是物出于盜所終以爲鬼竊而與之弗信其人盜也郁離子曰昔者趙高之譖蒙將軍也因二世之畏而微動之二世之心疑矣乃逼其請以怒恬又煽其憤以激帝知李斯之有諫也則揣其志而先宣之反覆無不中於是君臣之猜不可解雖謂之曰高實爲之不信也故曰讒不自來因疑而來間不自入乘隙而入由其明之先蔽也

郁離子與艾大夫偕謀盜士有俘盜以請賞者予之金不願而請爵大夫不可郁離子請予之大夫曰爵王章也弗可濫也郁離子曰大夫之言是也然吾嘗觀于圃人矣果實之未摘雖其家人不敢求嘗焉及其既摘而餘則蚊蚋皆聚而嘔子合切之矣漢曲之處女色若朝虹觀者慕之不取夫庸奴賤阜切求也一旦歸于倡家則儼胡緣切子佻勅聊切夫庸奴賤阜之有金者皆得而覬之今朝廷之尊爵大盜得之士之有耻者弗欲仕矣而猶有願之者未之思也矧敢斬乎非門之獠人以肉參狗而怒其子之竊食其膾力雕切於是室家離心子必悔之

或問於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為之制然後疆無梗猾無間故令不疚而行請問之曰天下之宴安也人不嘗苦辛不知亂之無所容其身而易於怨上故一拂其欲則憤激而思變有從而倡之亂斯作矣是故老成之人慎紛更焉非為苟也畏未得其利而先覩其害也故民猶馬也廐牧以安之豆粟以飮之且而放之莫不振鬣而奔風牝鳴而牡應嘶馳蹏突惟意所如不可逐而羈也及其負鹽車歷羊腸流汗跪於足饑不得秣倦不得息踰數

百千里而歸望息櫜如弗及見圍人而飲切沫則雖鞭之使逸否矣及此而調之其有不服者乎是故聖人與時偕行時未至而為之謂之躁時至而不為之謂之陋今民風不淳而古道之廢興欲不欲者各半故以大德戡大亂則井田亦可復也
客有好佛者每與人論道理必以其說駕之欣欣然自以為有獨得焉郁離子謂之曰昔者魯人不能為酒惟中山之人善釀千日之酒魯人求其方弗得有仕于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以為為中山之酒也一日酒家之主者來聞有酒索而

飲之吐而笑曰是予之糟液也今予以佛夸予可也吾恐
真佛之笑子竊其糟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於
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絃見之同氣之
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電見之陰
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月見之祭
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獺見之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
之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
必驗吾於人之脈色見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
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格于耳目而

止非知天人者矣

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於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
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
能貴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覲然後王命尊
而榮辱行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王
以爲爵曰以飲有功者邯鄲之圍解王跪而執爵進酒爲
魏公子壽公子拜嘉焉故鄣南之役王無以爲賞乃以其
爵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於是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得十
乘之祿及其後王遷以爵爵嬖人之舐痔者於是秦伐趙
李牧擊却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是

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爲惡人知寶其所貴而已矣
○或曰傳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然乎郁離子曰天
道幽微非可億也然以吾觀之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陰
有餘未必然也夫天渾渾然氣也地包於其中氣行不息
地以之奠今而動焉豈地之自動乎觀乎地之動也蓋象
夫震掉顛傷而不爲跳躍奮舞之狀也夫既不爲跳躍奮
舞則豈地之自動乎其必有以使之然矣然則地之動也
非其自動也由其所麗者有所不恒而使之然也猶舟之
在水其動也由乎水非舟之自動也吾固曰天裂陽不足
是也地動亦陽不足而非陰有餘也

羨藿第十七

鄭子叔逃寇于野野人羨藿以食之甘歸而思焉采而茹
之弗止矣郁離子曰是豈藿之味異乎人情而已故有富
而棄其妻貴而遺其族者由此而知之也昔楚昭王出奔
而亾其屨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
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不怨非術也誠之感也
郁離子曰人有智而能愚者天下鮮哉夫天下鮮不自智
之人也而不知我能人亦能也人用智而偶獲遂以爲我
獨於是乎無所不用及其久也雖實以誠行之人亦以爲
用智也能無窮乎故智而能愚則天下之智莫加焉鬼神

之所以神於人者以其不常也。惟不常故不形，不形故不可測。人有作為不可測者，自以為不可測而不知其為人。所測故智不為智，而後人莫與爭智，辭其名受其實，天下大智哉。

安期生得道于之栗音浮之山，持赤刀以役虎，左右指使進退如役小兒。東海黃公見而慕之，謂其神靈之在刀焉。竊而佩之，行過虎於路，出刀以格之，弗勝，為虎所食。郁離子曰：今之若是者衆矣。蔡人漁于淮，得符文之玉，自以為天授之命，乃入大澤，集衆以圖大事，事不成而赤其族，亦此類也。

錢問於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子曰：在治本。何謂治本？曰：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不討，民不知畏，信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無用矣，而況於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故鑄錢造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權以行世故。其禁雖至，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己也。若鹽則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

私之以爲己是與民爭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或曰若是則數畝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先王之禁亦過與曰先王之禁非奄其利而私之也將育而蓄之以足民用也其情異矣矧百畝之田無家不受而不饑不寒乎

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

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說作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哉

九難第十八

郁離子冥跡山林友木石而侶猿猴茅徑不開草屋蕭然隨陽公子過焉坐定公子作而言曰僕不佞竊聞先生久矣今幸得覩他彫切玉色趨下風僕聞有道之士不遺芻蕘之言願有陳焉先生肯聽之乎郁離子曰唯唯願奉教公子曰夏屋耽耽繚以周垣廣庭砥平翼以飛樓空室留

春清館舍秋高欄榻千葛切以翬騫許元切層甍馭先合切杏

以雲浮虹芳檀以承衡獸蒼珉以負楹浮柱錯落以星羅
碧瓦流離而水波天華卉埤而冬敷秀木脩森以夏涼流
景入而成霞潛雷動以生風晃兮如閭闔之開忽兮若篔
絃之音於是乎曼目蛾眉窈窕成行曳結燿之翠綃鳴鏘
泉之玉璫眾樂張華筵啟肆金尊澄芳醴炮羔擊牛烹磨
音九燭以廉以鹿騰子選玉珧余招切隴比日繪躍湍之魴炙
拂雲之鵠羨月窟之兔肺脯而音霧谷之豹胎和以麟髓之
酥苺莫報切以蘋音桂之蕙果則碧華之蓮紫英之梨霜柑
盜蜜丹荔凝脂曼倩之桃若壺安期之棗如瓜羶肥既飮
清麤音歲切乃薦踐笙簫行組練迅翔鷗矯輕燕煖音金釭

與綺燭激粧豔以過電良宵欲終娛樂未足雞膠慘以叫
晨留嘉賓以終曲吾願與先生同之郁離子曰夏書曰酣
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末或不仁僕不願也
公子曰百頃之園樹以美木繁華環以曲沼清池黑石白
沙黝黝冥冥岩岩亭亭密密堂堂畜陰洩陽木則女貞石
楠合歡椶櫚桐栢楓樞椒桂杉榆葉如車輪實如垂珠春
禽嚶鳴而相求夏蟲鼓腋以呼秋陽發旭以撫虹夕嵐凝
暉而欲流草則鼠姑玫莫朴切瑰芎蘭蔞薺蔣蒲菰蘋萍
浮生丹若枹木以垂翹薛荔緣崖以舒榮蔚披離以焚纒
山綺切激迅飈以揚馨鳥則白鶉音黃鶯翠鷁錦鷄敷羽翰

鰐易牙所珍甘蕉木綿香葛兜羅柔暖輕涼寒暑所宜翡翠鸚鵡鳥所良綵羽繡翰玳瑁之龜蠟質漆章鼠毛之布焚之炎炎振之如霜丹蝦之須勁若抽虹煥爛晶瑩望之欲流撫之不濡玄象之禾厥大盈危狼虎熊羆青貂白狐文狨戎音青狸赤豹之皮獬狃音獬狃音明雌余李余狴修毛鬣悲不切音鬣夕之媵鳥欽媵如欽蒙茸洵美且溫駝毳羔絨細若遊絲軟若春綿丹參紫芝地膽天麻靈藥千名神農所嘗起死回生旋陰幹陽蜀錦戎氊越紙齊紈跨海踰山轉致流通自北自東自西自南所至成市所止成屋於是乎鑊山出金煮海收鹽千鍾楚洽穿岷聲翻九幽萬竈歛煙

結為蒼雲蜚艇蠻舫出沒風濤罔觸寓容鯨鯢音鯨鯢音赤鱗音絡氏人鉤鼉其苟鼉音縉綺胡老鯢何加止水母鑿蠟力制蠟擒化鯢與照留九九鮪麗上為鬼切鱸力分牽鯛直董聖徒水鱸繫鱗引鯢擊鯢連鮫枕丁膠切兼取並積鏃骨音皮磨鱗刮甲齒牙鋒鏢以函以戟甕鮓桑鱗音其利什百其重寶則有徑寸之珠方尺之璧騰光吐景閃日爍月匣不能闕土不能蝕可以易既音同祥傾城奪國吾願與先生致之郁離子曰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僕不願也公子曰九成之堂十畝之庭俯闔闔以當中岌重門之嶒

有商
四六
矚_レ登_レ以_レ礮石植_レ以_レ枯栢牖_レ以_レ魚鱗洞朗八櫺左右蜂房奕奕翼翼冬暄夏清輿馬達于陛除鳴騶導以升階高坐華裯尊嚴若神卒列貔貅吏排鴈行肅肅踰踰秩秩如也聽欵傳聲神攝鬼訶發號施令理訴決訟出言而侍者辟易指顧而瞻者跼踖千人離立跂望顏色其喜也温若春日之熙其怒也凜若秋霜之飛雷霆起于頰舌而外生判于筆下吾願與先生謀之郁離子曰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欵段之馬黑貂之裘囊無百錢橐無贏金慷慨辭家踴躍遠遊曳裾而入公門掉舌以動王侯一語之合不

覺前席更僕秉燭熏心酣骨執鞭爲之駭汗虎士爲之吐舌於是出辭成法建畫爲律條九章以富國發六奇以制敵陽謀陰閒神授鬼伏指揮而白虹貫日顧盼而長康入月蓋樗里不能測其機孟賁不能當其決也是以一言貴於千金一諾重於千鈞吹則猛虎豎毛噓則寒谷生春聲欵折五兵談笑却三軍氣使燕趙之豪威讎齊楚之君吾願與先生論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暴虎馮河久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戎卒十萬虎賁三千犀革之車駕以馱馱服以駟
音
陶駘途造父御戎鳥獲爲右士如熊羆馬如騰龍豁關魚

有商二
悠殷谷訇丘掛以重鎰音被被以鮫函炫燿冬水燁煜晨星
純鈞太阿縵理龜鱗雄戟揚虹九矛掣蛇舒光發輝上纏
斗杓乃有角端之弓魚牙之矢控弦而滿月在手覆先肅
切而蹲甲吞羽黃間雞子時力距黍九牛引挽發若雷吼
於是乎白羽如茶赤羽如茹音胡公切大旆鋒旗植以玄戈
建九旂之霓旒蔚雲旋而森迴山陵爲之低昂太陽爲之
寢光乃布天衢乃列地衝風雲鳥蛇龍虎翕張屹兮如山
儼兮若城渾渾沌沌莫窺其形吾願與先生將之郁離子
曰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僕不
願也

公子曰西方之域有真人焉廣大神通浩浩無涯其力可
以幹造化回天地其功可以拯墊溺拔罪苦起死扶生剖
頑燭冥窈窕愔愔於斟切蕩掃六涵寂寂默默滌除百惑如
剪草萊不遺一莖如龍用壯莫我能當不震不搖障翳自
消不悚不難百怪自散如鏡太塵其光粲新如蓮出水淨
無泥滓以能不滅不生長存至精不形不體無往不在放
之無外收之無內幽精恬漠永享至樂吾願與先生求之
郁離子曰孔子曰攻異端斯害也已僕不願也
公子曰太極渾渾分爲乾坤乾坤翕闔結爲日月日月代
明播爲五精二五媾真形而爲人玄黃兩閒獨爲物靈得

有附二
天全也是故軒轅黃帝訪于廣成子而受訣焉其訣曰穆
清濔兮沕杳冥洞晃朗兮觀吾庭掃氛埃兮驅蟲蛇部署
衆神兮集予家時風雨兮若晦冥疏不壅兮待其生調其
行兮和厥止保其受兮爲孝子收六區兮歸一握仁靈芽
兮直乃核乘應龍兮入寥廓吾願與先生追之郁離子曰
語曰死生有命僕不願也

公子曰願聞先生之志郁離子傲然曰公子三王旣没孔
子道塞九流揚墨百家並出滄辭橫說從橫反覆慘害陰
毒恫疑恐惑變幻白黑如燄之發可使晦日如水之激可
使漂石縈紆迴適以蝨以賊此其章章者也其矯者則謂

天地爲籛廬黔首爲羸蛆文章禮樂皆不足爲以耀以夸
使人染之如膏吞之如鈎虛浮譎詭誕生因歿舍形索影
慢棄倫理此皆迷生之曲蹊蠹世之巨蝟也在今成弧絕
弦枉矢交流旬始攬捨降魄流精爲驅爲豺爲蛟爲蛇犬
失其主化爲封狼奮爪張牙飲血茹肉滔滔潛潛沉膏膩
窮淵積骸連太陵無人以救之天道幾乎熄矣而欲以富
貴爲樂娛遊爲適不亦悲乎僕願與公子講堯禹之道論
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
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若夫旁塗捷岐狙詐詭隨
鳴貪鼓愚微倖一時者皆不願也於是公子赧然頤頰發

赤目眊舌彊再拜受教曰鄙人不學乃今日始聞先生之言如垢得滌願為弟子幸甚至哉服膺無斁

郁離子卷之下終

享保十七年壬子沾洗之吉

此書之真意時見補遺各書卷末壬子沾洗之吉與前則妙絕矣
讀此書者莫不謂無入以然之天數幾乎然矣而然以書
此書之真意時見補遺各書卷末壬子沾洗之吉與前則妙絕矣
讀此書者莫不謂無入以然之天數幾乎然矣而然以書
此書之真意時見補遺各書卷末壬子沾洗之吉與前則妙絕矣
讀此書者莫不謂無入以然之天數幾乎然矣而然以書

京都押小路通禪之馬場東江入町

書林 安田萬助版



